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此木軒四書說卷二

舉人焦袁熹撰

論語一

序說

孔子贊天下君王至於賢人君子云云是明所以登之世家之意介甫譏遷自亂其例不知孔子實非王者不得為本紀以聖德為儒道宗萬世師尊之故不敢同之

衆人入列傳特變其例此正史公敬慎不苟處譏之非也

史記惟子貢廬於冢上索隱云上者亦邊側之義按凡冢旁地皆得言上今人常語亦然如云墳上去豈謂墳之巔頂也

漢儒尊經而傳次之觀諸儒所訓說論語義甚淺近如其所見則論語之書誠不逮諸經耳

惟揚子雲以為傳莫大於論語

東漢之始易詩書春秋禮樂論語為七經是論語亦為經也然樂未嘗有書而並列之者以緯配經有樂緯論語緯故並列之爾

昔人謂論語為曾子門人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為之信如此言則二人者以祀兩廡可也

善易者不言易此句最說得好非謂易不可言謂不言處無非易也一部論語言仁處甚少然善言仁者孰如論語即此之謂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首節是說工夫朋來不慍只說效驗而工夫在其中便到成德後亦有工夫識見愈精德性愈固工夫愈微愈密無時而已也

時時習之固是無間斷解之者謂坐尸立齊皆習也瞬存息養雖夢寐中自有惺惺者存必如此乃為無須臾間斷以此明時習義是推說至此非夫子立言本意也

學是習其事分明有業有程如人讀書一日之間三四

諷詠或每日讀若干遍無作輟即此亦得言時習矣豈必旦而夜夜而又旦更不停息而後為無間斷乎夫子言終日夜不寢食以思亦暫時有此若學則非可歲月限自當有從容游息之趣不害為時習耳

學而時習之默而識之我非生而知之知之好之樂之等之字吾斯之未能信斯字皆是指理而言萬事萬物之理無所不該不得偏指一處故只恁地說非杳冥昏黑空洞無物之謂也

學而時習之如鳥之數飛也在止於至善如鳥之飛而止也比喻最為親切

以同善為樂是聖賢大公無我之心不是樂其有講習之助

鄭注周禮同師曰朋同志曰友疏引論語朋是在學之稱朋疏而多友親而少

不知不慍只是學之不已而所得愈深一切外誘自不足以動之則德成可知

人不知而愠者非一向做為人之學平日做過許多為
已工夫到此不免動心却似不奈何了只緣知之不真
養之不完為人之根斬除不盡自私自利之意蕩滌未
净故也
孔孟當日不知何等樣動心豈是枯木死灰底但其所
以動心者都是從天下起見至公至仁未嘗有一毫自
私自為之意故曰憂世樂天並行不悖不知不愠正是
樂天處

到不慍後工夫益細這上面更有境界在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孝弟之人必不為不仁之事儘可直截言之有子卻說好犯上者鮮而以好作亂為末之有語意慎重詳密不肯跳過一步此有子之言所以似聖人也如大學知止節儘可云知止則能得而必細分定靜安慮又逐節說能如此而後能如此如遥望塔者只見是塔不見他有九級聖賢則逐級看得仔細因而細細說與人不是此

塔本無九級而强爲分析也

犯上輕故曰鮮作亂重故曰未之有如言語不遜之類亦是犯

不是要去爲仁故務孝弟正見孝弟乃眞實種子不務於此則仁之根脉已斬斷了仁道何自而生人不可看輕了孝弟此有子意也

延篤論仁孝畧云耳目手足功雖顯外本之者心草木之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

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中引孝經及有子語仁以枝葉扶疎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按篤之所言仁者與有子言為仁正同皆以及物功用為言故有四體枝葉之喻本立道生得此論其義著明蓋漢儒之篤論也

孝經疏引論語其為仁之本與與者歎美之詞按仁道之大聖人猶重言之故有子雖深見因心之德萬善從此生猶復謙退不敢質言也然而歎美孝道意亦至矣餘味曲包學者宜熟翫之

凡說義理至於深大難闚者則言與若將以存譏

子曰巧言令色章

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便是人欲肆而心德亡非必大奸大惡方為不仁也但由此而入於奸惡亦不難聖人警戒學者却只重在心術隱微上

曾子曰吾日三省章

忠信之心不言不動而存參前倚衡而不可失者也時乎為人謀則用其忠而勿使有一毫之不盡時乎交朋

友則用其信而勿使有一毫之不實此一事之忠信也而全體之忠信亦在焉故註言忠信為傳習之本正謂夫忠信之常存者耳固非以為人謀交朋友之心而為傳習之本也

忠是盡巳之心然固有自謂巳盡而未能盡乎事理究竟失之疎畧者亦是不忠此須在為人謀之先有箇研極工夫然後臨事而盡吾心以謀之不徒恃此樸實之心也

傳習內所包甚多

道千乘之國

聖人論治道未嘗開口便說治天下故只說道千乘之國猶以國之大者言也論學問未嘗輕易說著聖人只說君子處多此等意思正好玩索

使民以時

使民以時正是上與下甘若同命血脈相通處此亦是務本中事故獨言之

則以學文

以小學講習之初言則曰學文以大學成熟之後言則曰游藝

禮樂射御書數是為六藝而易禮樂詩書春秋後儒亦名之六藝蓋禮樂有大有小前之禮樂是其小者故孔子教弟子以學文是小學之儀節也後是禮樂之大者教子路曰文之以禮樂是也然大必兼小而粗亦寓精不得截然分為二物也

賢賢易色

李尋言聖人承天賢賢易色顏注云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畧於色不貴之也是讀易為輕易之易不用舊解者取女宮在後之義不得不然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重就言貌動作上見不重由於不能持敬敬為變化氣質之要也學指所知所行說敬為致知力行之本故不重則不威而學亦因之不固此二句是反言當正此君

子只當學者二字看非謂有君子之德而又有不重不威之失也

重不但是外面底事所謂制乎外以養其中也

不如已謂德行學問實遜於已非謂但與已異即云忠信不如已亦是遜已可知聖人之意不以忠信一事而言之

不如已之人亦有不當拒者我若愛去友他必無受益之處而且不自知已之不足其損多矣當與事賢友仁

對看

愈憚則愈難放過一次便是日滋月長之勢

曾子曰愼終追遠章

盡禮盡誠各舉其所易忽者言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求只是訪問邦君非謂卑辱已甚也子禽所疑亦近似若謂卑辱已甚子禽雖無識如何以此測夫子夫子歷聘本是欲行其道其非無意於是邦之政可知

子禽以求擬夫子亦未為過但不知夫子之盛德感人有不待求而得者耳

温良恭儉讓以温而厲三句觀之則此處似欠了厲威意思蓋子貢想像夫子所以感動邦君不由他不傾信處定是和氣譪德樂易近人之意為多故以此五者為言而固非夫子見邦君時全無威厲意思也但見邦君時威厲分數畢竟少與上大夫言便誾誾推此可想

人之求之只大概説箇有心之求耳不必如縱横捭闔

揣摹鈎致之術也不惟當時未見此等人且人字太説壞則異字身分亦不見矣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無改者不忍改也非欲改而姑待之也

自他人觀之則三年為久自人子視之則三年猶白駒之過隙耳

有子曰禮之用章

中庸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道之優優大哉處然則

禮豈先王以意爲之而爲強世之具耶

禮之體嚴嚴非嚴苛乃是不茍簡意

知和而和如老莊明自然乃任其心之自然而非天理之自然也天理之自然雖或見爲不便於人情而勉強從之不害爲和如女子既嫁不與兄弟同席而坐同器而食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以人情而言有不覺其太嚴太拘者乎然聖人深意不止是防不肖賢者亦要謹守若以舊坊爲無用而去之雖一時無害而潰決之端

自我而開是即我之罪也然則謹守舊坊豈不是人心之所安豈不是天理之自然豈得不謂之和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有子見世人尚信多遠於義其後復之為難雖悔莫追故言君子之道約信必求近義近者對遠而言非謂不能全合義得近之可矣故註直云合其宜也下句同聖賢言語不迫切故說箇近字其實則信必求合於義恭必求合於禮非茍近之而已與正顏色斯近信之近

同

恭而無禮則勞專指太過者此須兼過不及說

君行一臣行二佩垂佩委之類也故恭近於禮處等夷之人而過恭者是使彼為無可加也彼此皆失非所以為禮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古之學者俱從實地上說故子貢以無諂無驕為問而子路之志在與共無憾今人開口便說樂好禮說老安

少懷而自家病痛則有不自知者矣
以子貢之髙明其問處貧富但言無諂無驕意思自好
葢其所未至者不敢妄意窺度又以去諂驕之盡亦非
易事故自見為如此庶幾不為貧富所累夫子因其有
此基址故引進之使之不自安於所已至若只是口裏
空談雖舜禹之巍巍不與便把來說一番亦何難之有
聖賢論貧富郤從無諂驕上說不為髙曠之談一段平
實意思極好此便是進於樂好禮底根基今人胷中病

痛甚多却以此為不足道只管説玄説妙則是自欺而已學問安得長進

切琢工夫儘好著力大段見功效到磋磨工夫却細密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此處一步抵前十步

去諂去驕尚是粗底工夫由此而進於樂與好禮工夫煞是細密切磋琢磨四字形容極親切故子貢引此為証

子曰道之以政章

下節道齊亦實是道民齊民不必謂人君只是修德行禮全然無意於民而民之被之者以為此道我齊我也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既有治民之責安得置民於度外而不思所以勸率整齊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聖人所謂志學便是將全副精神貫注在學上有不容一息間者即此是生知安行即此是全體不息而聖人則不自知不以自居也所以謂之謙詞

歐陽原功言士為學弱冠以至壯歲就厥條理則成人之功過半矣聖人自叙為學之功每十歲一進惟十五志學至三十而立獨多其年按此論亦甚精常人之學至壯歲而未能有所成就則後將勤若而難成聖人言四十五十無聞又云四十而見惡葢寛其期也三十而立筋骨堅强規模大定故獨多其年也

聲入心通是非得失不待思維擬議纔入便通如聞孺子之歌即知自取之義是也不是毫無義理之言皆作無

上妙諦毫無義理便知其毫無義理是乃所以為耳順也

從心所欲欲字非理欲之欲猶云要如此要這般耳

從心所欲不踰矩心與天一也心之存即天之存形之體所以立欲之動即天之動矩之用所以行不言體而言用者用可見而體不可見也

從心所欲不踰矩康節所謂無心過是也聖人終不自謂已聖其所自知者如是而已

列子從心之所念從口之所言又横心之所念横口之

所言縱横對舉是從讀為縱也然則論語從心所欲亦當依此音不必以恣縱為嬿耳

從心所欲不踰矩從當讀為縱縱非縱逸不檢之謂縱心猶云衡口所出靈運文年逾縱心斯一徵也如字讀者義亦同耳有所欲之心又有隨之之心似若兩心然以文義言之不若縱心之善

孟懿子問孝章

無違之答非不嚴且切也然引而不發者豈聖人故為

隱語耶蓋以三桓僭禮非小惡也因其問孝而納約自牖所當捄正者莫大於此然使遽語之以越禮犯分之陷於不義而非孝則自不免於絞之失矣其又何以冀其從且改哉及懿子不再請問而去則又因樊遲以申明其義而致吾忠告之意焉蓋無一毫之過不及於其間也

孟武伯問孝章

父母唯其疾之憂與告子張辨惑同一答法知父母之

心如此此則所以為孝者不待外求知此之為惑則所以辨之者亦不待外求也語意顯白非做謎與他猜也

父母唯其疾之憂是正答問孝語正謂武伯當體此而不忘也有謂聖言但論親心未嘗更及子當若為孝親似是不了之言者於此殆未之思矣

子游問孝兩章

東皙補亡所謂厥草油油色思其柔者即孔子色難之旨也養隆敬薄惟禽之似者即不敬何以別乎意也所

謂終晨三省匪惰其恪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者即詩人之戰兢臨履而孟子所謂守身可以事親者是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終日之間所言非一事一理宜有違者非謂自朝至暮口說不停先儒欲於言字讀終日連下亦以是與發只是發明謂足以驗所言之理也而所以足發明者則以其踐履之實所謂語之而不惰者也亦足以發延平謂足以發明夫子之道朱子謂發明所

言之理蓋顔子聞夫子言能以身體之則足以相發明矣非謂存諸中發諸外如發而中節之發也足發明者自夫子省之而見其然耳胡雲峰經時雨便發之喻於理則是於文章未合也今人見發明二字疑是言語知識上事故極力言躬行實踐為發而不知躬行實踐乃所以為發明爾

子曰視其所以章

若胷中涇渭不甚分明一味待人欲寛則是小人之幸

而君子之不幸偽君子之幸而真君子之不幸也豈不害事

焉廋𢈔君子小人說君子何心要自匿是就觀人處决言之耳

子曰温故而知新章

每有新得非求新也說經而求新奇害道彌甚同是此見解而所見比前更覺親切意味更覺深長便是知新也

温故知新顔師古注温厚也謂厚積於故事也按顔意以博士之官必須多識無遺亡故解云然

雖曰温故可以知新積月累歳不得通貫豈能大扣小扣無不應乎然則所以知新者其必有所自來矣若乃形名器數之類有所不知則告以闕如之義亦不害其為可以為師也

子貢問君子章

君子垂一訓立一教必先實體諸身未有行不逮而空

言之者故曰先行其言乃是從有言後追論之辭非謂隱隱有一段言語且未可說出來而先行之也先行之時則只是仁義道德之實烏有所謂其言哉君子但有躬行而不必言者未有不能行而先言之者箴子貢之意如此

而後從之則有言矣然君子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其言二字只如此看非是隱隱有箇其言在心口間且未要說出來而先行之也但力行而不見於言者則

有之矣此則就其見於言者而推説之耳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周是各因其人所當得而不以意為厚薄親疎非箇箇討好如王茂弘藺奢藺奢之謂也

學而不思則罔

學而不思不善思也故獘至於罔豈必寘然無所用心哉如康成箋經用意精若極矣然於經之本義往往昏而無得正坐學而不思耳彼之用意精若以求通其義

者乃所以為不思也

子曰攻乎異端章

觀孔子責原壤之辭嚴厲如此謂聖人不攻異端可乎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強不知以為知是别人見得他如此子路則以為合當如此不自知其非也夫子正要他細細體察實實見得此為知此為不知休得認錯了

不知為不知豈是教他安於不知既自以為不知必然

汲汲皇皇求至於知而後已

子張學干禄章

子張學干禄史記以學為問葢其然也子張若不以干禄為問但心存之則何從知乎

如此做工夫只說箇寡尤寡悔可見為己之學正是難盡更無歇手處

聖人說做工夫處極密說效驗處極不輕易只有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是把做工夫

盡處直截言之又把效驗極頭處告之其他則未嘗言易以驕學者之志

大之為大德受命小之為祿在其中此萬世不可易之理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章

諸字猶云其餘若謂直少枉多則下句說不去矣

賢人君子存心制行皆順天理故謂之直非如直哉史魚直而無禮等直字專指骨鯁一種而言也

為善是從本性上發出來底故曰直不必激烈敢言然後為直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康子之問意在使字上然使字亦不是不好字臨之以莊即所以使民敬也但康子之意分明是不求諸已而求諸人後更有殺無道就有道之說則其所以使民勸者自知窮於無術而將出於督責之為矣這如之何三字未必不寓此意

或謂孔子曰章

或問子奚不為政而夫子答之遂告以為政之道葢書以道政事而施於有政乃竟不出於孝友則為政之本固有在矣何必為國政乎是因其言為政而發此論若或人不言政却未必如此答也聖人答問之妙當以是求之所謂如化工者可以意會也

子張問十世章

十世可知謂運會升降政治寛猛之故可得推而知之

否乎非是欲知代興之家種姓為誰子張雖嗜奇決不敢持僻狹之見以此等事而求聖人說之以其非所以事聖師故

歷代損益如寒之必暑暑之必寒極則必反遞相為救其理無不可知

孔子謂季氏三章

是可忍也忍不仁也以雍徹無知妄作本心既亡悖理害義而不能知不仁則不智也故有人而不仁如禮樂

何之說

忍字即所謂人而不仁作容忍解者非

天子卒食以樂徹于造祭祀歌雍以徹凡祭皆象生存

子曰人而不仁章

舞佾歌雍當時季氏之徒方以能舉先王之大禮大樂為粉飾盛事而不知僭濫無章乖舛百出適足以見其不仁耳禮樂不為之用真是不奈這禮樂何

禮與其奢也寧儉節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禮喪對舉是專指吉禮也與周禮荒政七曰眚禮八曰殺哀此禮字亦專指吉禮同例也

女弗能救與

周禮司救注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按論語女弗能救與亦防禁之義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此與何事於仁必也聖乎相類

又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云云語意皆相連不斷全注在下截朱註體貼甚精令人於無爭無知處畫斷講解愈多本旨愈失

太玄爭射閭閭君子讓隣也本論語君子無所爭義閭閭和說而爭也於此見之

繪事後素

絢即繪也繪事後素正解素以為絢句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觀聖人告顏子為邦之言則知此章欲存夏殷之禮意甚深遠

何休云王者之後有亡徵非親王安存之象愚謂孔子歎夏殷之禮無徵便是周禮散亡之漸所謂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禘

禘祭之禘題去聲今皆讀如帝也

祭如在章

吾不與祭如不祭注云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不與祭
即此心缺然則臨祭之時必致其如在之誠可知非謂
已不祭不致其誠鬼神不來享與不祭等范氏之說是
言祭不可不慎之義故取之爾
此心缺然只是自家心中覺得與不曾祭一般非謂其
人不能如已之盡誠敬神未必享其祭故曰如不祭也

子入大廟章

周禮疏魯以周公為太廟其餘為小廟

或人譏入太廟每事問夫子曰是禮也於此正見聖人之無我必欲曲避知禮之名謂我誠不知禮但問則是禮者徒知謙之為美不知既曰是禮則非不知禮而問矣且禮者君子所學之正務自須知之非若聖仁之不可居也但此只就一事而言原不謂無所不知則聖人之謙固自在也

或譏每事問為不知禮夫子言此是禮也淺狹之見謂夫子自言此一事為禮若云知禮所不敢當殊不知知

禮非高等事夫子自言好學不明究先王之禮所學為何推而不居以此為謙乃成虛謬特不言是知禮者措辭之宜爾何用曲為之說乎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我愛其禮正謂羊存即今便可舉行告朔耳若謂俟之後世庶幾可復者非聖人意矣況告朔亦尚是具文聖人東周之志不止是望其舉行此禮而已

子曰事君盡禮章

聖人之意不重表已之非諂重在歎時人不知尊君之義反以盡禮者為諂不自知其廢禮慢君為罪之大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按宰我戰栗之言見譏聖人如班氏此解斯為美矣戰栗亦與見敬意相近而近於威刑故孔子非之

獨斷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凡樹皆令肅敬不特

栗而已矣宰我之對非為大舛然戰栗視肅敬而加甚焉似若教人君專用威刑故孔子非之不以禮而他圖必招大咎此昭哀所以失守社稷也宰我使民戰栗之對夫子深責之是知如宰我之言不可與人國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夫子稱管仲一匡天下如其仁而此章斥其器小又言不儉不知禮若甚賤之何也蓋夫子論次人物從伊呂

閎散而下黙求其人以及管仲則待之故已不薄矣不然則如晏嬰輩但可節取而已豈復以器之大小相推求乎但管仲心乎功利比於聖賢直如碔砆之於良玉故微其詞而謂之器小非忽珍之忽賤之截然各為一論也

太史公禮書管仲之家兼備三歸曰兼備則是謂娶三姓女也若以為臺名不得言兼備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當時以文勝為禮故或人之見如此

子語魯太師章

語魯太師樂獨以音節言蓋聖人以所自得者語之以相印可亦有耕問奴織問婢之意玩樂其可知句當識此意時文似是夫子教太師怕他全未知此失其旨矣翕純皦繹雖只以一成之音節言而始終條理之妙已盡於此推其極則韶之盡美盡善其節奏之妙亦如是而已此聖人之言樂似淺而實深也

儀封人請見章

觀此數言則封人平日要見聖人之意全是從天下起見不但從聖人一身起見此真得聖人之心者

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据此則封人所謂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者正是指天子之事而言不必因夏書遒人狥路之文遂以夫子周流四方在下而設教為木鐸之義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今人看不仁者三字太粗便覺久長二字為贅殊不知

仁者本心之德既不能安又不能利此心便被私欲做主便是不仁了雖修飾邊幅矜尚名節總是不仁此等人於約樂之境雖一日亦不可處然或能自矯持其病未見至於久長則滛濫之失必將無所不至矣聖人以久長為言是說他更無躲閃處又以見夫有得於仁者雖終身約樂只如一日決非不仁者所能似其一二也不仁者直是不可處約樂久長二字與鮮矣仁鮮字一例聖人之言自是不迫切

處約有處約之難處樂有處樂之難只要存得這本心便不見得難了

約樂如寒氣中人安仁如不覺冷利仁則是不怕冷境有萬變而心則一不能處約必不能處樂處樂而淫則處約而濫可知總是心上自生病痛不干境事世人謂處境不好有碍學問不知境能困吾之身豈能困吾之心憑他外境不堪正好做工夫

范曄言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

注云利仁者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巳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為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按以利仁為偽舊觧相沿固為失矣至於論天性自然體義冥合斯通儒之微言不可没也

此木軒四書說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此木軒四書說卷三 四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　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許紹錦

此木軒四書説卷三

舉人焦袁熹撰

論語二

子曰惟仁者章

漢和帝詔引論語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好惡得其中也按得其中即書所謂無偏無黨大學所謂親愛賤惡無辟也故以明大人居正之義

子曰富與貴章

欲富貴惡貧賤人之大情君子亦不能與人異所謂吾豈惡此而逃之也欲惡未便為惡惟狥其欲惡之私而不能有以自克乃為惡耳所謂人心惟危也不以其道得之是人之恒言貧賤亦言不以其道則道字之輕可知首節言取舍之分謂之麤者非謂富貴貧賤是粗事不處不去所急在義利之辨於體仁之學猶為粗也如不耻惡衣食子路車馬輕裘敝之無憾緼袍狐貉與立

不耻皆其類也末節言存養之功謂之細密者非謂造次顛沛是細密事其所以無違必於是者非有至細至密之功不能也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屬是也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先觕而後精也終食無違不但不止富貴貧賤亦不止是欲惡之累造次顛沛其事亦粗其所以處此造次顛沛者精也取舍之分益明充其極則為聖人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精義入神不但不惑於義利而已解此章者多謬故畧辨

之

富貴不以其道如主彌子得衛卿受齊王萬鍾之類非謂乞墦壟斷之事也若十分狼籍之事則又何待於審不以其道之富貴是不意儻來處之亦似不害者故以不處為貴非謂邪徑僻途不待審而知者也

君子存養之功純純常常更無罅隙從造次時看他見其必於是從顛沛時看他亦見其必於是在君子則前後際一般不是獨把持此處正如歲寒知松柏未寒以

前既寒以後松柏只是如此

顛沛必於是則不以生死動其心矣此是極頭處

視聽言動必於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皆是

存養工夫非離却日用事物默默照看此心而後謂之

存養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我未之見也只首尾兩未見語

氣相類若中間我未見力不足者自是決斷之詞何得

與上下未見作一例不知前輩何以憒憒若此如輔慶源云次言用力者之未見可謂憒憒之甚也

夫子所謂未見者只緣當時學者多不能如此夫子望之切故警之深不必疑及門高賢總不足以當之也好仁惡不仁剛者内自訟好德如好色皆當如此看惟求志達道註謂伊呂之徒則實是未見爾

此與樂水章知仁相似只是各得其性之所近底意思非謂好仁者不必惡不仁而知者竟無仁也

註天下之物指利欲之類言非謂好義尚不如好仁仁統萬善義禮智信凡屬天理一邊皆仁也

子曰人之過也章

這厚薄忍愛都是做得不停當的然這兩種過却如白黒之不可相溷故曰各於其類

子曰士志於道章

聖人言士志於道者不免耻衣食之惡又以子路不恥緼袍為人情所難不如此知辛苦不足以為聖人正如

闕何不食肉糜者定是做不得天子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君子之心無所偏主以義為主凡事當做與不當做只看義如何義所當為則勇往以從之其迹似適而實非適也義所當止則鎮靜而不動其迹似莫而實非莫也君子之於天下無不皆然豈一切恃才智任氣質者所可及哉

子曰君子懷德章

懷德是好仁事懷刑是惡不仁事懷德見善如不及懷刑見不善如探湯

懷刑者自進於懷德而懷德中有無限妙境懷土者必至於懷惠而懷惠中有無窮醜態君子小人總沒有滿足的日子

懷私曰懷君子懷德亦是私自念之不以告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章

私已而不恤人故多怨此夫子警戒小人之詞

子曰不患無位章

患無位謂不得其位則無以行道而濟民故教之以患所以立正為所以立者之難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患莫知亦是謂道德學問必以人知為驗故欲人知巳之有此具也教之以求為可知正懼聲聞過情惟務實之為急若夫志在富貴但求邦家必聞者此等之人蓋將無所不至豈復可與言患所以立求為可知哉

患無位是欲有為於天下故告之以患所以立若只從爵禄上起見便不須如此説矣

子曰參乎章

聖人這箇一無絲毫欠缺絲毫病痛所以千條萬緒曲折細微無不是這箇道理貫通去更無阻格更無遺漏中庸説至誠至聖等章便是一以貫之注脚也

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恕若忠有一毫欠缺百千箇恕都做不成所謂一以貫之者如是而已

即如鄉黨一篇一事是一箇恕若其所從出之故則只是一箇恂恂也出於此便便言也出於此不是恂恂一箇源頭便便又是一箇源頭

無忠做恕不出忠有一毫不圓成少間做出恕來便都是偏的如何做得恕成故曰一以貫之此最說得親切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無心而成化是且不可以一貫言而況於忠恕乎但以其理推之則初無異耳

曾子問一篇設許多變事以求處之之理聖人於此等處豈嘗一一預先講究來隨問隨答更不須思索此無他義精仁熟故也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非一以貫之其何能如是若曾子者隨事精察力行蓋覺得有窒礙處便去思索不敢信心自是而折衷於聖人必求用處無一窒礙而後即安此非枝葉上事蓋理會身心上事工夫最為切要故能一旦豁然貫通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喻義則大喻利則小故邵子以商賈之民為至細無他所知者利而已耳

小人喻利其智識亦有出於常人意慮之外者此豈天為之耶乃是不善用其才之過所謂非才之罪也然於天理上無一毫覺悟乃所以為昏濁之至錮蔽之尤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章

見賢便思齊見不賢便内自省今日如此明日亦然是知所見之賢不賢其等不同賢是勝於已者一言一行

亦有之不必定是大賢人若必大賢而後思齊則或終身不得見一賢上一句只虛設矣

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見義不為見其過而內自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數處見字皆是人所易見者難處全在下截徒責其知之不真而不責其志之不篤行之不勇非聖人當下立言之意也

子曰父母在章

父母年力不同有稍衰者有極衰者而人子之所處亦

異有富有貧有衆有獨則是不遠遊者未可以道里為限斷也或千里為遠而二三百里為近或一二百里甚至二三十里即為遠而不可遊者聖人立此一句一切情事畢該其中下言遊必有方則正是不遠之義蓋事故有必不得已者大約是王家之事畏此簡書是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章

論語文重出者蒙師多不授讀此非也三年無改之文上下皆言人子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下文曾子引象

辭意似相發今皆不授讀即與刪去何異乎

子曰父母之年章

壽即是衰喜懼非兩念

子曰德不孤章

世教固有盛衰人材亦有饒乏但人能自脩仁行誼雖遇世風極汚人材絶少之日亦自有人與相應和相扶助不至隻立無偶也曰必有鄰者不必多得而不至絶無之謂若云人性皆善天下同此心則同此德是則人

人皆我鄰矣必有之文竟成長語言之奚益不言奚損

此非聖人意甚明

子謂子賤章

正於能取見子賤之賢何得謂專靠別人正如紹堯得人非舜之聖安能紹堯安能得人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世說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按此言是也若徒以珍麗取之則一切金玉之物便

當與瑚璉爭賈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當時以佞為有口才自是好字故不佞為謙詞而或人云然自聖人惡而斥之於是人人知道佞是不好字

孔穎達左氏傳疏云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為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為佞有善有惡耳為善敏捷是善佞為惡敏捷是惡佞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按孔君之

論善矣或人稱雍不佞是謂不能善佞非惡佞也夫子則以佞是口舌捷利為善者少為惡者多故曰焉用若夫辨道之詞論事之才施於所當用者固不得以佞目之且文莫猶人尚非君子所急故直斥之曰焉用佞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無私合理全體不息斯謂之仁一事上要無私又要合理事事上要無私又要合理至於純亦不已則全體而不息矣

大段是仁之作用了但少細密工夫只算得是治賦之才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若只空空說箇何敢望回也未見得最是知十知二說得分際較然真箇弗如處於此見得分明雖欲不自屈而不能此夫子所以與之

知是真實自知屈是真實自屈其不安於不如而猛力精進也決矣夫子所以與之也

聞一知十是一套事若另是一頭則容有所不知所謂格一物而盡窮天下之理雖顏子亦不能也

橋玄傳仲尼稱不如顏淵註引論語因更其文云吾與女俱不如也按此兩俱失之論語文無俱字以與為及義義雖得通非聖意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子貢自是真箇欲無加不是姑且言之只是不曾向身心上實實體驗實做工夫所以輕易説箇無字

夫子猶曰仁吾豈敢子貢聰穎有餘德性不若冉閔淳厚何能及也然子貢亦言已之志欲如此爾非便以仁自處也但順口說一無字不自覺其甚難此便是虛而不實粗而不細處一聞夫子非爾所及之言自然有所警而思進以此知聖人造就之功大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不可得而聞是極歎其美猶云中庸不可能也非必不可得聞亦非夫子自言人自不聞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不如丘之好學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也有顔回者好學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是也若孔文子之好學只是耽嗜典籍異於原伯魯一流人而已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朱子於三仁章云覩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然則子文文子之忠清所謂未知焉得仁者覩其毛色早知不是鳳也這裏如何瞞得聖人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第一次思已見得箇大概了再加研審自是十分精細所以為可若思之而依舊糊塗便算不得一思如何限定再思便可

固是論是非不論成敗計可否不計利害然所謂成敗利害者亦以一身一家之私而言耳若國事之成敗民生之利害則即是是非可否所在豈得鹵莽做去蓋是非可否看得精時成敗利害固在其中也

子曰甯武子章

此章之愚如濂溪之所謂拙是將不好字面說極好的事

原没有兩副心腸兩番作用只是遇著事故便露出他真正忠愛來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也

元凱註左傳云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按孔子所謂愚者以其心志專壹於君利害禍福一切懵然智巧之士皆笑其所為故直目之曰愚耳然

說論語者皆以為甯子佯愚如杜此註亦以為此其愚之一事矣

伯夷叔齊

鑿空妄作以欺後世莫甚於古人如伯夷叔齊不知其名古今所同也何由得獨聞之而曰公允云云乎此類蓋不可勝舉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章

微生高素有直名何故乞鄰而與作此瑣屑事蓋直者

有則曰有無則曰無高欲說無時恐人疑已以有為無損其直名故多方取得那物來與他令人不我疑耳而不知以此等為直自欺欺人乃不直之尤者故夫子譏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章

諂佞險詐二者人所共恥而為之者習氣熟而蔽錮深也聖人言此有提撕警覺之意蓋人之本心有終不能喪盡者患不知其可恥耳聞聖人之言亦當猛省矣

此兩種人所以可耻者為其不直也夫子嘗言巧令鮮仁不直則必不仁且如以言色悅人以足恭媚人求其稍存愛敬之實心必不可得非不仁而何左丘明耻之者丘明自言耻之而不為也丘亦耻之者亦夫子自言耻之而不為也固非謂代彼人耻而警人之意在其中矣

既怨之又匿而與之友則是自欺其本心故為可耻不必定是心藏戈戟伺隙而發若是此等陰賊之人則大

惡而可惡非直恥之而已然不恥匿怨為此大惡亦不難在學者則當察其隱微如孟子言充無穿窬之心此聖人意也

老者安之三句

夫子只是說極平極實本分底話那知却是函蓋乾坤之句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居敬節是推原夫子未發之意謂夫子雖可子桑之簡

而簡有不同居敬為可太簡則未可夫子之意恐當如此非是相駁難之詞反似已智有過於師而夫子答曰雍之言然不言吾意正爾歸美門人似言起予者商矣

氣象絶可思玩

主敬行恕邦家無怨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此天德也推之以行王道則善人之勝殘去殺仲弓其優乎夫子之立立道行顏淵其庶乎

寛洪簡重只就模樣説其所以有此模樣則以仲弓之

德行過人也

孔頴達詩洵直且侯疏云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為人君與此同也按以侯為君此自毛鄭之失而朱子註論語用孔此句亦可知以人君之度稱人不嫌於僭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怒與過對說亦是微有不合於理而為情所使者雖怒而能不遷則幾於無我為好學之驗耳如舜之誅四凶

則與天合德顏子尚未及此顏子犯而不校聖人豈復可以不校言此所謂未達一間者也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講家以上句指及門下句泛言之此不然也兩句皆指及門正答哀公弟子孰為好學之問不必泥聞字亦不以重複為嫌正要於此見得告本國之君其言勤惓懇至有如此者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二句皆主諸弟子言不當泥聞字以下句為汎指當世聖人承本國之君下問弟子

好學不勝情意深至言有盡而思無窮自不能詘然而止若在他國或未必如此至答康子則但舉氏名此等處最足見聖人盛德之至也

子華使於齊章

冉子原思只是心上覺得不如此便不安遂斷然行之只道是本分當然之事不知其有害於義也至於市恩以為俠矯廉以為異純是一團私欲則小人之所為而聖人之所不屑教者矣

中庸不可能須是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方能事事到恰好處二子之過亦是人欲之私所致但不是世俗所謂人欲之私耳

晉書桓玄逢老公乘青牛即以所乘牛易取所乘是駕車之牛與論語乘肥馬同義非若今之單騎一牛而謂之乘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日月至焉亦是學力所致與常人所謂本體之明未嘗

息者有别

對其餘言則顏子是至明至健若對聖人言則顏子之心雖明而不免有一毫之蔽雖健而不免有一息之間是猶未得為至也此正一間未達處

夫子川上之歎正是喫緊為人之意人心與道為體不容使之有息便到純亦不已地位也只是復其本然然其要只在慎獨此是天理人欲消長之機而仁道絶續之關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章

閔子辭季氏費宰之命載於論語其不肯委身季氏明矣而家語執轡篇有閔子為費宰問政之文以此知家語所記多非事實也以仲弓觀之仕季於閔子無害然使始固拒而卒就之論語何為而記其辭乎

回也不改其樂

樂亦在其中回也不改其樂並是對人不能樂而言若孔顏之心何自知有樂也譬如道術之士及精力壯强

者遇盛暑嚴冬體氣自若顧視凡人不勝其苦乃知異矣

子謂子夏曰章

註云君子儒為巳又云遠者大者非是各為一義不相統貫蓋惟為巳乃所以為遠大中庸末章以尚絅闇然為入德根基漸次充擴以馴致乎篤恭天下平之盛何遠大如之為人而學者自私自利不去於心雖能立功業致聲譽而其為卑暗淺小甚矣

子游為武城宰章

留心人才是聖賢至公至大之心不論世道盛衰皆是如此

此二事自是持身常法若道他古怪不近人情便是流俗見識

不由徑非公不至士人立身行已原該如此非詭僻之行而子游顧取之也

禮言送喪不由徑然則非送喪有徑可行由之無害如

澹臺子皐亦是賢者卓異之行非謂由之者便為邪僻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孟之反不伐一事可取不論其他若是僞為不伐聖人必有以察之亦不得以其迹之似而姑取之矣如晏平仲亦是真能久敬所以取之非周旋世故之術幸免於隙末凶終便瞞得聖人過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户章

道不離事物處事接物而不察其理不盡其誠是莫由

斯道也

文勝質則史

儀禮云辭多則史少則不達注史謂策祝按論語文勝質則史正與此史字同若太史内史皆掌策書也文勝質則史註云掌文書如大史小史掌邦典邦志是也或云府史胥徒之史非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生理本直便是孔子之言性善罔非天生罔都是人為

害之

樊遲問知章

樊遲未必有窮極幽深之意其於鬼神恐只是惑於禍福之事如臧文仲居蔡之類

鬼神能為禍福此等有不可知者至於往來屈伸誠感誠應之理則無不可知也

先難該一切言雖至麤至小之事但盡心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利即此一念一事是亦仁也以道言則無精粗

無大小也伊尹之一介不取與孔子之委吏乘田會計當牛羊茁壯而已是也下之則如漂母云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亦其近似者也必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者非孔子當日教樊遲之旨也

子曰知者樂水章

達於事理之謂知若熟於利害長於機變此一輩人不謂之知其動也徒為紛擾而已彼其心長戚戚之不免何有於樂安於義理之謂仁若閉絕物感專守神氣此

一輩人不謂之仁其靜也耽於空寂而已雖得養生之術與深山之木石等耳豈足貴乎

若聖與仁仁以為己任仁字極大非一切字可對此處仁知並舉却不甚大如繫辭言仁者見之謂仁知者見之謂知猶陰陽之各一其德也

孫思邈曰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知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按人稟天地之全德未有優於仁而匱於知者故宜方圓並用也方故有常圓故無滯

子曰齊一變章

齊魯去道雖有遠近之差然聖人之意總見二國皆可至道魯尤易而齊亦不難要在於能變而已齊一變可至魯豈欲其止於魯而已哉由此而進於道孰能禦之者此立言之意

齊魯不會做不肯做只有夫子會做却又不得到手茍有用我之意自見於言外

變齊至魯非是事事如魯謂齊之風聲氣習大段不善

者一洗去之可得似魯魯所僅存之禮教信義齊亦有之也至如魯之衰弱禄去政失豈謂一變之後齊反同之耶

功利夸詐害道為深可知秦漢以後先王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下也

子曰觚不觚章

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酬以觚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此言最為得之蓋不必正當獻酬時發此歎必

是日擊此器人皆名之曰觚實乃非觚故因而歎之非是無端尋此話頭來說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在當日皆有箇根因今雖不可得知要當默識之爾

董子曰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觚不觚名非其名矣夫子所以歎之

韓詩說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是觚者取寡為義所謂孤寡不穀孤寡義相近而孤者單身是寡之極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章

宰我憂爲仁之陷害意謂仁道雖美也有行不去處故設此問不知仁道正不須如此如宰我之説乃好仁而愚者耳若謂宰我不知從井救人之非而眞欲爲此等之事則失其旨矣

宰我子貢穎利畧相似撰得此問是其穎利處也所謂憂爲仁之陷害者正是求善全之道於聖人謂宰我好仁而愚非其質矣

可不可俱就驅遣君子者説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約之以禮謂視聽言動皆收束入規矩準繩一於禮則約矣約非大本大原渾然一理之謂也博文約禮皆下學事故曰可以弗畔

子見南子章

謂孔子不得已而見之非也聖人豈受人迫促者謂禮當見而見之亦未盡也聖人豈拘此禮者只是聖人自覺得可見而見非他人所及亦非他人所知

子見南子丹鉛總録謂矢者直告之非誓也此與蔡謨陳字之訓相近不知予所否者固是誓詞不必别為之解也註引所不與崔慶者正以明此矢為誓非臆說爾揚子法言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陽貨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衞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按揚子之言詘身若柳下惠之降志辱身其言未為過也注家以揚子臣王莽擬孔子敬陽貨則不可同

日而道矣又云所詘形也於神何時撓哉如此則褚淵馮道之徒亦將曰吾神不撓吾與孔子同道也豈非所謂賊德之尤者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宰我是憂為仁之陷害疑這仁是做不得的緣宰我是天資近薄一邊觀短喪章可見所以如此子貢則不然原有一視同仁的想頭觀亦欲無加之言可見但其博愛為仁不知求之切近則亦只成一箇虛願而已

有將病字方字扭合者其謬不可不辨堯舜猶病正是所以為聖處他這箇病如何可醫得惟人心痿痺之病除非恕之一味可以醫得爾醫得這痿痺之病那堯舜猶病之病覺得漸漸深重了

猶病二字是不自滿足之心若無此心便不成堯舜或乃以方字病字相扭合如治病者之用方竟看成病痛病字謬矣

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既以為已旋以為

人雖同念並興早已二之是不然蘇子瞻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斯言足相發明然則不欲立達人者謂之能自愛可乎其神必泣矣

一篇訂頑只要人識得大原存得這箇意思却去做切近真實工夫方可漸漸擴充所謂頑者即痿痺不仁之別名如已欲立達不知人亦欲立達自私自利非頑而何非痿痺而何

手足痿痺為不仁言痛癢不相關也俗謂之麻木此之不仁屬於血氣惟知立達已不知人亦如是是義理之心壅閼不流也以血氣明義理故曰最善名狀

子曰默而識之章

默而識之無他切而已不切則欲不遺忘不可得也默只訓不言謂不靠著言而自能不忘於心尤為堅固耳非禁絶語言文字只守箇黑窣窣地也

惟刻刻防其厭倦所以更無厭倦若自覺得無一毫厭

倦更不用省察不用策勵則厭倦之根已伏於不知不覺之中矣則亦非所以為聖人矣

默而識多學而識多見而識皆當作記字解與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正同邵康節以多見而識之為別之云雖多見必有以別之義非不精但與諸處識字不能一例故集注不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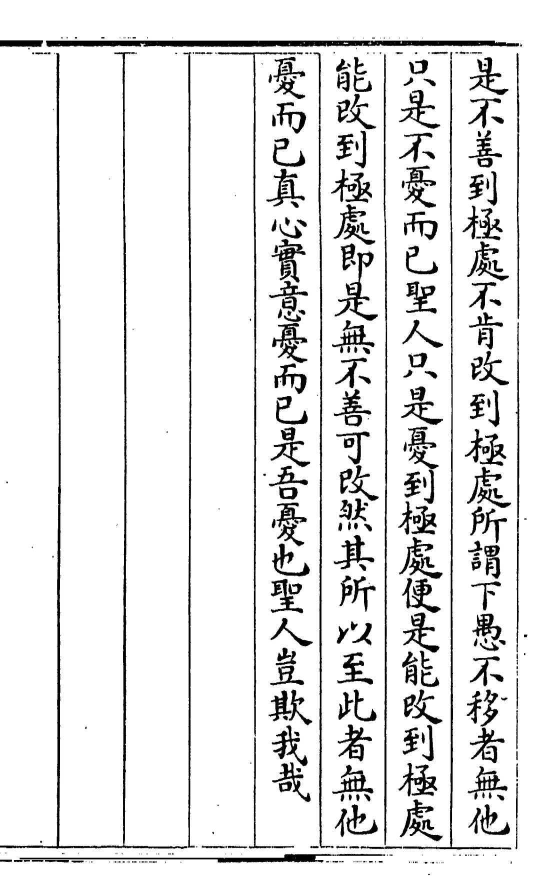
子曰德之不脩章

樂以忘憂憂字與不堪其憂仁者不憂君子不憂不懼

之憂同乃人心之私憂也此處憂字與君子有終身之憂同即君子存之注所謂戰兢惕厲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全在乎此

法言云顔苦孔之卓苦字亦下得好苦即憂也微特顔子聖人亦有苦

或疑聖人豈有一毫不善既無一毫不善乃復憂不能改這憂便不似真心實意了若道聖人果自覺有不善未及改處又恐未安答曰世上一種人不憂到極處便



是不善到極處不肯改到極處所謂下愚不移者無他只是不憂而已聖人只是憂到極處便是能改到極處能改到極處即是無不善可改然其所以至此者無他憂而已真心實意憂而已是吾憂也聖人豈欺我哉

此木軒四書説卷三